



YOUYIZHONGXINGFUJIAOSHOUHOU
薇薇★主编 [有一种幸福叫守侯]

后来,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……

有一种感动，我们遗失了很久。

有一种幸福，需要守侯……

后来，

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

可惜你早已远去，

消失在人海。



**
后来，later

有一种幸福叫守候

终于在眼泪中明白……

薇薇◎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幸福叫守候·后来,终于在眼泪中明白/薇薇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

出版社,2008.2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77 - 9

I . 有... II . 薇... III . 成功心理学--通俗读物
IV . V848.4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3600 号

有一种幸福叫守候·后来,终于在眼泪中明白

作 者 / 薇薇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* 1230 1/32 开

印 张 / 8

字 数 / 180 千

版 次 /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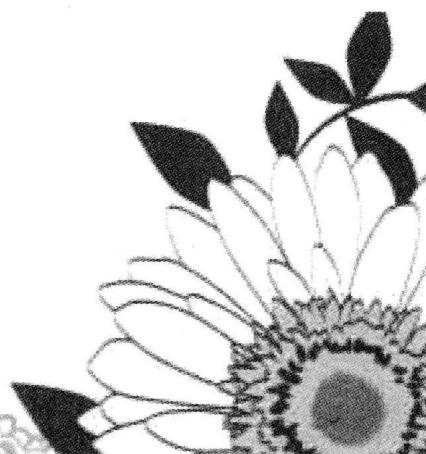
总 定 价 / 68.4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77 - 9

目录

* Contents 01

- ① 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／01
- ② 我的爱情不在服务区／11
- ③ White Lie(美丽的谎言)／17
- ④ 对着流星许个心愿／20
- ⑤ 被金钱误会的爱情／29
- ⑥ 蜻蜓／33
- ⑦ 郁金香／36
- ⑧ 求婚101次／39
- ⑨ 我不要吃草莓／46





目录

* Contents 02

- 10 深蓝色婚纱 / 51

- 11 美丽的约定 / 55

- 12 窗外,那枯萎的雏菊 / 58

- 13 雨中的千纸鹤 / 62

- 14 忘不掉的天涯里思念成茧 / 65

- 16 那树下,我用一生等你 / 80

- 15 我在天堂也爱你 / 75

- 17 紫色风铃在歌唱 / 87

- 18 爱寻呼生命 / 94

- 19 我的爱,追不上你的脚步 / 98





目录

* Contents 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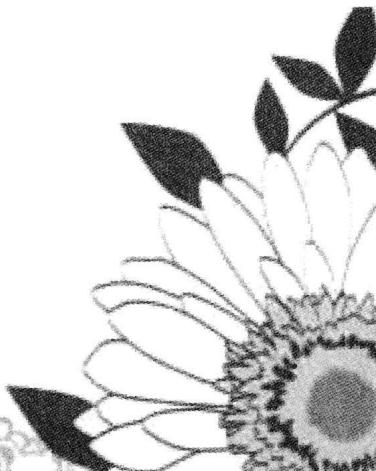
- 20 人生若只如初见／106
- 21 愿你青春永不老／125
- 22 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／143
- 23 求佛／147
- 24 矿工的秘密／151
- 25 百合花天使／154
- 26 飘落的红雪／171
- 27 骗了你一生／177
- 28 地球的眼泪／180
- 29 因为爱而离开／187
- 30 一个女孩儿为你哭泣／190



目录

* * Contents 04

- 31 血色白玫瑰 / 195
- 32 海鸥飞起 / 202
- 33 未听完的音乐盒 / 211
- 34 飞扬的白裙子 / 220
- 35 爱情存折 / 227
- 36 珍珠 / 232
- 37 天使落入凡间 / 235
- 38 寄错的明信片 / 241
- 39 爱砂 / 245



[一]

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

当这栋五层的楼房倒塌时，霜正在一楼的办公室里加班，吃着石给她送来的夜宵。

他俩是一对新婚数月的小夫妻，恩爱非常。石比霜大八岁，从三年前认识起便对霜如珠似宝

地宠爱着。但是两人不在一个城市，几经努力仍无法调动到一个城市。直到半年前，石才辞去了工

作，只身到霜所在的城市。





当这栋五层的楼房倒塌时，霜正在一楼的办公室里加班，吃着石给她送来的夜宵。

他俩是一对新婚数月的小夫妻，恩爱非常。石比霜大八岁，从三年前认识起便对霜如珠似宝地宠爱着。但是两人不在一个城市，几经努力仍无法调动到一个城市。直到半年前，石才辞去了工作，只身到霜所在的城市。

霜有一份报表必须在明天上交，但因为搞错了一个数据，使得总数一直对不上。不得不在晚上继续加班，到了 10 点半却还没找出问题出在哪，于是打了个电话向丈夫诉苦撒娇。于是石带了夜宵来陪她的妻子，并和她一起查对着文件中的数据。见丈夫走进办公室里，霜满肚的烦乱立刻烟消云散。石，一直是她的支柱，在外人看来，她是位很能干的女子，但在石面前，她永远是个小女人。看着丈夫英俊的脸庞，心情就象窗外的星空一般，灿烂无比。石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命令着说：“乖，去吃东西，我来查。”于是霜乖乖地端着夜宵坐到石的对面，一边吃着一边满含柔情地盯着他，他的脸，他的一切，是她永远都看不厌的。她相信，只要丈夫出马，这世上便没什么办不到的事。果然，不到一刻钟，石便找出了那个错误，正微笑着想调侃他的妻子几句。就在此时，这栋早在一年前便说要拆而勉强使用至今的办公楼，

似乎再也承受不起负荷，竟毫无征兆的轰然一声倒塌了。

几秒钟之内，两人便被埋在了废墟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霜从昏迷中醒来时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。身上压着一条空心水泥板，但运气不错，这条水泥板的另一端被另一条水泥板支撑着，只是压在她的身上令她无法动弹，却不会令她受伤。刚才的昏迷是因为有东西砸在了她的头上，另外腿部不知道是被什么碰到，骨头似乎断了，并好象在流血，但因为板压着，她摸不到自己的小腿。肩背处也有痛感，一摸也在流血。

“石！石！你在哪？”霜猛然想起了她的丈夫，叫着。没有反应，她怕极了，嘤嘤哭泣起来。“霜，我在这……你怎……怎么样？有……有没有……受伤？”石微弱的声音从她边上传了过来。她记起来了，在倒塌的一瞬间，石是扑过来一下压在她的身上的，但现在怎么会分开，她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
“老公！你……你怎么样？”霜听着丈夫的声音大异平时，惊恐地叫着。

“我没事。只是被压着动不了。”石忽然平静一如平时，说着：“宝贝，别怕，我在这，你别怕！”霜感觉石的手伸过来碰到了她的手臂，急忙紧紧地抓着。石握着霜的手，有些颤抖，但有力，令她的恐惧顿时减轻了许多。

“我的小腿好象在流血……”霜继续说着：“一条石板压在我的大腿上。老公，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了？”



“怎么会呢?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。”石紧了紧握着妻子的手:“用我的领带绑住你流血的腿,够不着小腿就绑大腿,越紧越好。”说完收回手,将领带递了过来。

霜照丈夫的话,把流血的腿给绑住,但由于力气不够,并不能有效的止住血流。如果没人来救他们的话,岂不是流血都会流死了吗?霜恐惧的想着。再伸过手紧紧地拉着石的手,只有这样,她才能不那么害怕。她突然觉得丈夫的手在抖,难道石也在害怕吗?这时,不知道从哪传来一声老鼠的叫声,霜尖叫了一声。她生平最怕的就是老鼠,现在这情形,老鼠就算爬到她头上,都无力抗拒。

“老婆,别怕。有我在呢,老鼠不敢过来的。过来我就砸死它!”石知道霜在怕什么,故意轻松地说着:“老天故意找个机会让我们患难与共呢。你的血止住了吗?”

“没有,还在流。”在石的玩笑话中,霜也轻松了不少:“唉,死就死吧。反正你跟我在一起,我什么都不怕!”

霜想起了三年前和石认识的情景,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的实习期,在石所在城市的一个公司里工作。有一日,两人在一部电梯里偶遇,石的脸上充满着惊艳的神色,霜仿佛视而不见。只有两种男人能引起她的关注,一种是聪明的,另一种是英俊的。

而在电梯里呆望着她的男人,霜在他英俊的面庞里明显地看出了智慧。似乎很玄妙,但后来的了解也证明了她看人的眼光,石无疑是一位极其聪明的男人。但只有对着她时,才会显出些傻样来。霜想



着想着，几乎快要笑出声来。

有一次，霜的肚子痛极，倒在床上脸色煞白。石坐在她的床边，心痛使得他的脸色比她还白。他脱去外衣，躺在她的身侧，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一丝一丝的温暖从他的身体传至她的体内，她沉醉在他的怀抱中，竟忘了那本难以忍受的痛楚。爱情的力量，有谁能解释的清楚啊。

两人静默着，都知道除了等待之外，他们毫无办法。霜感受着丈夫的爱，继续想着以前的往事。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，是她追的他。那次邂逅后，她便终生不悔，而石却一直以为是他在苦追她，这傻子哦，我不给你制造机会你怎么追啊，霜微微的笑着想。两人在不同的城市，彼此的父母也并不是很赞成，但他们心里都知道，这一生只会爱对方。这种爱，只有当事人才会明白。在漆黑一团没有一点声响的废墟里，霜却沉浸在回忆中，柔情似水地轻声对丈夫说：“石……我爱你！”石紧了紧握着妻子的手作为回答。霜继续回想着以往的点点滴滴。石每隔几分钟便会跟她说话，使她不感害怕。但是，她想睡了，感到很困倦。

“石，我累了，我睡一会儿……”霜低低的说。

“不能睡！！”石大声的喝道。反应如此强烈令霜吃了一惊。石紧紧地握着霜的手，说：“听我说，你要控制自己，千万不能睡！你在流血，困倦不是因为疲累，而是因为失血，如果睡了，就不会再醒！知道吗，千万不要睡。跟我说话。”





霜想控制睡意，但那种强烈的困倦，却似乎抵挡不了，真想就此沉沉睡去。石不断跟她说着话，说起以往的点点滴滴，真想睡，真想让石闭嘴，但她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使不上来。她迷迷糊糊地听着，一直处在半昏半醒之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听到那外面有一声沉闷地敲击声，终于有人来救他们了！

她兴奋地握紧丈夫的手，叫道：“你听，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！”石的手却松开了，传入她耳边的是一声似叹息似呻吟的声音。她也终于昏迷了过去。

这栋楼倒塌是在深夜，没有人想到会有人在里面。直到早上，城建处才有人来勘察，才听到附近的人说昨晚似乎看到有间办公室一直亮着灯，但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在查询了楼里的单位的人员后，确定了霜在楼房倒塌时在里面。于是通知了 110，医院急救中心和建筑队，组织人员抢救，并有相关领导迅速到场指挥。

抢救是顺利的，当挖开一块一块的水泥板，撬开一根又一根的钢筋后，施救人员首先发现了石。当抬他上来时，石的神智还是清醒的，他拒绝现场医护人员的救治，并不肯上救护车，躺在废墟边的担架里，嘴里不断喃喃地说着：“救她……救她……”在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石时，已经知道没救了，也不勉强将其抬上救护车，因为可能稍一移动便是致命的。只示意护士给他输血，但针管插入后血已输不进去了。他的嘴边不断溢着血，这是内脏受了严重外伤的反映，估计是肋骨断裂后插入。一只手已经断了，断裂处血已停



流，两条腿的骨头也全是粉碎性骨折。致命的是，从他的脸色中看出，血几乎已经流尽了。令这位医生奇怪的是，按这种伤势是不可能坚持到现在的。

石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施救人员的举动，很快昏迷中的霜也被救了出来，石转向了医生，眼光里竟流露出乞怜的神情，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医生这才明白为何他能坚持到现在了，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光，迅速走到霜的身边给她做了一些检查和必要的治理，然后让救护人员将她抬上救护车，回到石的身边，蹲下身来看着他急切的眼光说：“你放心，她没有生命危险，也没有严重的内伤，失血有点严重，但没关系，救护车上就有输血设备。”

当听到医生的话时，石刹那间似乎绷紧的弦一下放松了，眼光追随着抬着霜的担架。医生不忍地看着，转头叫抬担架的人给先抬过来，将霜平放在石的边上。在场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在这里，偌大的一块地方，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。石用着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，依恋地看着霜，看着他深爱着的妻。那眼光流露出疼爱，流露出万般的不舍，深深地看着，仿佛要将她的影象永远印在眼里。他竭尽全力想将那只没断的手抬起来，但只能是手指微微动了动，医生噙着泪将他的手盖在了她的手上。石张着嘴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一滴泪，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，而泪却使他的眼睛模糊，他想看她，他想看看她啊！医生懂他的心思，抖着手替他抹去了那滴泪，但他的眼睛大张着，却永远也看不见他的妻子了。他走了。





只有看过石的伤势的这位医生知道,为了妻子不感恐惧,为了他深爱的妻子不因失血致死,在生命的最后关头,他硬是抗拒了死神几个小时,他受的伤,是要忍受几个小时生不如死的痛楚啊!上了年纪的医生再也控制不住,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人老泪长流。边上的几个小护士,早已失声痛哭。

直到霜的伤势全部复原后,她的父母和哥哥才将石的死讯告诉她。当明白这是真的时,霜以妻子的身份要来了石的死亡通知和病历。她一字一字的看着,脸上的神色很平静,令她的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她哥哥说,：“听在场的人说,妹夫在走之前,曾经跟你说过什么,但只有那位老医生听到了。”她一言不发,独自出了病房,她的母亲在她身后跟着她,见她径直走进了那位老医生的办公室,坐在他的对面。

老医生见是她,微笑地说:“你的伤好了?还该注意休息,不该到处乱跑的。”

“我丈夫跟我说了什么?”她直视着医生,语气大异平时,连起码的礼貌也不顾了。

她此刻只想知道石跟她说了什么,不想寒暄,不想说废话。

老医生诧异地看了她一眼,但瞬间便理解了她。尽量和缓的说:“他那时已说不出话了,口腔里的水份已不足,所以我只能看到他的口型。”霜也不继续问,只是仍旧盯视着他。医生叹口气,似乎回到了当时,神情也变的很悲戚,说:“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,当时他看着你,说的是:‘我爱你’,然后就……”



霜沉默着，脸色变的雪一般白。医生正想着怎么安慰她时，只见她一张口，竟喷出了一口鲜血。

半年多过去了，霜的父母将她接回了家住。在这半年，她没有跟人说过一句话，也仿佛所有人都不认识。给她水，她就喝，给她饭，她就吃。其余时间便坐在自己房间发呆，或对着挂在家中石的遗像喃喃地说着话。

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了这副样子，霜的父母在半年里似乎一下老了十岁。所有医生对霜的病症都摇头，也去看过心理医生，但不管医生跟她说什么话，她都是完全没听到的样子。

就这样又快过了半年，霜的哥哥的小女儿来外婆家吃饭。六岁的孩子看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姑姑，拉着她的手也没反应，不禁急了：“姑姑，姑姑！你以前说要带我去公园玩的，你骗人！”外婆外公拼命地使眼色，但那孩子哪去理会，继续嚷道：“还有姑父，他也答应过我的，哼，全说话不算话！”听到“姑父”两字，霜浑身一震，在她的身边，没有一个人敢提石，这是她快一年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他。竟也拉着小侄女的手说：“姑父答应过你的？好，我马上带你去。”霜的母亲第一次听到她跟人说话，不由激动的哭了起来。霜的父亲马上想到女儿的病情可能有转机了，竭力压抑着颤抖的语气，平静的说：“那好，霜，你就带她去吧。”

在公园，小侄女牵着姑姑的手，张大眼睛问道：“姑姑，姑父呢？爸爸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但我又听见他跟妈妈说下星期是姑父的周



年，要去祭他。姑父是死了吗？”

“姑父死了？嗯，是吧。”霜若有所思。

小侄女来后的几天，霜明显恢复了许多。跟父母不断说着话，但他们都回避着石这个话题。到了石的周年这一天，中午母亲去叫霜吃饭时，却发现霜不在家里。正狐疑时，儿子的电话来了，霜在石的墓前。

当父母赶到时，只见霜靠坐在墓碑前，穿着结婚那天穿的礼服，眼睛闭着但嘴边却带着微笑。她的哥哥和嫂子站在她的前面，眼睛都已哭的红肿，霜的母亲一下便晕了过去，父亲浑身颤抖着走近，看到墓碑上霜用血写下了几句话：

如果在天堂遇见你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

如果在天堂遇见你，你是否还象过去？

我必须坚强，但我做不到，我不属于这儿，我只属于你。

如果在天堂遇见你，你会不会紧握我的手？

如果在天堂遇见你，你会不会帮助我坚强？

我要寻找从黑夜到白昼的路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找到你。

请带我走吧，我相信天堂里定会有安宁。

请带我走吧，我相信天堂里不会有眼泪。

